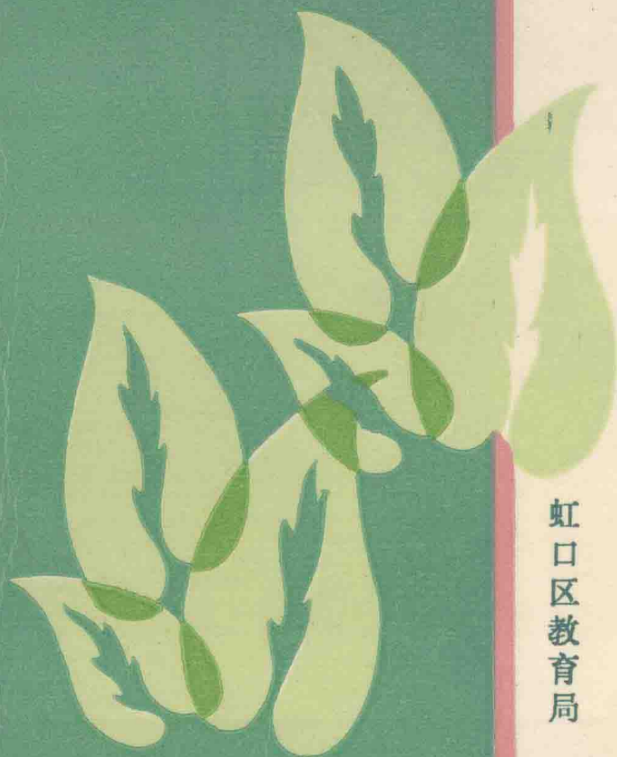


桑叶春蚕

● 献给
第九个教师节
● 辛勤的园丁们

虹口区教育局



桑 叶 春 蚕

主 编 林葆瑞
副主编 姚宗强
邓梦萍

虹 口 区 教 育 局

序

林葆瑞

《桑叶春蚕》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在虹口教育园地上辛勤劳动的优秀耘耕者的心血和关心、支持、帮助虹口教育的人们的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走在艰苦又富有生命力的道路上的优秀园丁们的形象。热爱学生、热爱事业、执着追求、呕心沥血；勇于探索、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科学求实；师德修养，师生之情，业务水平，精益求精；无私的奉献，不尽的爱心，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我们期望她能够：弘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业绩和精神。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人真事。读来感人，如教育的诗篇。引人深思，并蕴含着哲理。新的启示伴随着新的推动力，给肩负着严肃历史使命的，正在为下一个世纪辛勤耕耘的园丁增添责任感和自信力。

虹口是著名的商业区和文教区，是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教育水平。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教育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教育正与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教育成为全局性、先导性基础产业的地位得到确认，不断落实。形成了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尚，

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多模式办学的新格局，提高教育投入效益、教育的国有资产增值，教师待遇和教师队伍质量的提高、虹口教育呈现大发展的势头。发展教育，教师是关键。在改革开放中，让优秀和骨干教师收入先得到较大提高的同时，仍应继续提倡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发扬奉献精神。

愿我们的园丁为受教育者留下一把金钥匙，用科学的光芒照亮他们。为自己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时空中留下一道永恒的痕迹。

目 录

序言	(1)
艰辛的开拓者	(1)
——记华东师大一附中陆继椿	
情系孩子	(9)
——记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毛蓓蕾	
美的缔造，爱的奉献	(18)
——记崇明路小学孙幼丽	
你说，你是一个矛盾体	(25)
——记新沪中学邬显良	
她的家就在幼儿园	(35)
——记虹口区第三中心幼儿园陈淳	
在工会工作中开拓前进	(43)
——记崇明路小学陈仲仁	
她心中装的全是孩子	(51)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林佩燕	
锐意改革的公仆	(60)
——记北郊中学刘方	
他心里揣着一团火	(66)
——记唐山中学顾剑豪	
一颗神奇的种子	(74)
——记复兴中学彭文怡	
脱颖而出奋发图进	(90)
——记北郊中学葛起超	

耕耘在这一片土地上	(98)
——记复兴中学裴保真	
要做一名好教师	(106)
——记虹口区教育学院马骁	
外语教育百花园中的“一枝春”	(114)
——记华东师大一附中张思中	
这秋永是春	(123)
——记复兴中学杨墨秋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33)
——记复兴中学姚晶	
那一种情怀	(141)
——记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徐佩玖	
为造林者歌唱	(148)
——记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顾家漳	
为了所喜爱的事业	(155)
——记虹口区教育学院章景翰	
他迷恋于“物理王国”	(163)
——记复兴中学张静甫	
心灵的语言	(170)
——记复兴中学张秉义	
太阳梦	(179)
——记虹口区少年宫胡蕴琪	
一个创造英雄业绩的人	(188)
——记虹口区教育学院夏银生	
后记	(196)

艰辛的开拓者

——记华东师大一附中陆继椿

在我的案头，整齐地放着一套(共六册)《分类集中分阶段进行语言训练》(简称“双分”)的教科书及有关“双分”的资料。这套初中语文试验教材，是华东师大一附中陆继椿老师自编的。

陆继椿老师现在已是全国闻名的语文教学改革者，他的“双分”也已不再是一套教材，而是已经发展为公认的“双分”体系了。这体系的含意是，有实验用的现成的教材，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即“得得法”(亦即“一课有一得，得得相联系”)，有自己的理论。在语文教学科学化方面，陆继椿同志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凭着他的“双分”体系，陆继椿同志卓立于全国语文界。1987—1989年他曾借调国家教委，参与编写香港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语文》教材。1991年应邀去港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他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人民教师，上海市劳动模范，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和1986年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荣获“人民教师”奖章。

对于这样一位在语文教学实践上、理论上，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看，都已造成无可否认的影响的特级教师，我早有采访的打算。

陆继椿同志现在是华东师大一附中副校长，分管教学、教育科研。我在约定时间会见了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的陆继椿同志。几句寒暄之后，我们步入了正题。我很有兴趣地问陆校长：“您怎么会想到编写这套教材的呢？”我的问话似乎引起了陆继椿老师的回忆。“这绝不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想到的。这是长期思索的积蓄，当然也是有‘导火线’，触发点的”。陆继椿同志带着深深回忆的语调说着。

陆继椿同志的教学生涯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时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刚刚高中毕业，因身体原因未考大学，留在母校华东师大一附中教语文。从学生到教师是个飞跃。他虽然没有教学经验，暂时难于胜任，但因刚放下书包就走上讲台，拿起粉笔教学生，却有着一股朝气，有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当时，语文教学往往偏重于“道”，偏重于培养“小革命家”。陆继椿同志根据他自己做学生的体验，凭着他与学生的密切联系，也根据所积累的教学经验和认识，曾在一次华东师大主持召开的教材会议上，大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语文应和其他学科一样，担负起培养“小革命家”的任务，同时，也应该“培养小秀才，使学生达到应有的语文水平，会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虽然陆老师没有说，但我想，这大概就是他现在提出“语言训练”，强调“以写作为主线”的最初思考吧。接着陆继椿同志饶有趣味地说起他在“文革”期间的一段教学生涯。那时学生不要读书，但因为政治环境的关系，学习“最高指示”却很认真。于是他就利用学生的这种状态，每堂课教一段“最高指示”，当堂抄写、背诵、讲解、议论。陆老师发现这样做效果很好。这种教学方法在他以后的教学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萌发了“一课有一得”的教学思想。他告诉我，“文革”后的第一次向全市公

开的一堂课——《石钟山记》上，他首次正式亮出了“一课有一得”的教学观点。

从陆继椿老师对“双分”体系的雏型的回顾，我意识到，创立“双分”体系前的近20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为陆继椿同志的教学改革，打下了“较为宽广的基础”。其实，陆继椿同志自身的语言功底，也为他的体系的创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他是位勤奋好学的人，这是我早有耳闻的。留校工作后，在他的老师们的指导下，他每天除了教学工作外，就是自修，几乎每天早晨他都最早到办公室，做好清扫工作后，就自己读书，象学生一样，——他就是语文组的学生！1963年，学校又送他去华东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修班，专攻唐宋散文。指导他的正是当年在一附中曾教过他语文的叶百丰先生。他在恩师的严格要求下，背了一百多篇文言名篇，几百首唐宋诗词，还撰写了数十篇文言短文。难怪他在香港时，香港的先生们曾说：陆先生，具有像你这样古文功底的同龄人，在香港也是很少的。他擅长填写诗词曲。我也曾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四人帮”粉碎后，出于对“四人帮”的义愤，他诗兴大发，写了很多词曲，并且抄贴在附中园子和附中所在的中州路上，轰动一时。为此，曾有一老人专程去拜访这位写词曲的“同龄人”，谁知见面后却原来是个“青年”！闹了个有趣的笑话。他也进行过儿童文学创作。“文革”前，他就是作协少儿文艺业余创作组成员，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据说他的小说《在学习的道路上》，还译登在国外的一本杂志上。这些材料，可否说明这样的事实呢：“双分”体系的创立，不仅是陆继椿老师教学实践的结晶，也是他自身文学素养的体现和创作体验的结晶。我在想，凡成就一事，都绝非偶然，一定有它的内在“基因”。

在讲到编写“双分”教材的直接起因时，陆继椿同志明显地带有一种尊敬和感激的神情告诉我，那是1978年的事。那年3月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语文教学中的少慢差费现象，它震惊了语文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著名教育家、华东师大校长刘佛年先生的“实现中小学语文教学‘一条龙’，初中语文要过关”的设想提出来了。陆继椿同志的“双分”教材，就是根据刘校长的设想和在刘校长直接关心指导下草创起来的。所以，陆继椿总说，他永难忘怀刘佛年校长！

“双分”教材从1978年的油印选编的草创阶段，到印刷内部交流的“白皮书”，到1982年正式出版发行（1982年6月至1985年由华师大出版社陆续出齐六册全套教材书），直至今日，历时15年！这15年，尤其是前四年，决不是我们今天讲这么轻松愉快，那可是“艰难的历程”啊！而且这种“艰难”又大不同于生活的“艰难”。这种“艰难”所酿造的酸甜苦辣，自是非亲身经历者难于体会，难于言状的！慢说是边选文，边刻印，边进行教学试验的艰难，单就是对待褒贬不一的议论，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需要有毅力，更需要有胆识，有坚定的自信心，要敢于咬住青山不放松，坚持到底！这种议论，有的是属于对新的事物的暂时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传统”的东西毕竟已历经了几十年，几百年，乃至上千年了！走惯了路，一但有了点变化，是很容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有的则很难说不属于“文人相轻”。不过，也确有不少善意的意见，而对改革中的陆继椿同志一时还“不理解”，这实在也是需要时间的！但陆继椿同志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是个“急不煞”的

人，永远那么大大咧咧的，任你怎么说，“我自岿然不动”。可是他又很能“容人”，所以他与不少持不同意见的人，相处得也很好。

说到他的“磨难”，他显得很平静。在平静中也隐现着几分得意与自信。他告诉我这样几件事：

“白皮书”问世了，他居然把鲁迅的名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删节为《百草园》独立成篇，人们议论纷纷，有甚者更斥之为“胡闹”！

一次，陆继椿同志向全区公开教学，市里不少人也闻风而来。他公开教学的是叶圣陶先生的名篇，教材中的传统篇目《多收了三五斗》。按照传统教法，这篇课文起码要三课时，他非但只用两课时，而且教法也迥异于传统！他的训练要求是：掌握群像的外貌特征和对话层次。第一课时他训练的重点是“群像的外貌特征”，就讲了农民的“一顶破毡帽”；第二课时训练的重点是“对话层次”，只讲了几段农民卖米后在船上的对话。两堂课后，纷争热烈，赞成者充分肯定，反对者坚决否定。更激烈的反对者则在第一堂课后就愤然离去：“好端端的一篇文学名作，只讲了一顶破毡帽，一段对话，作品的完整性被教碎了”！

对于这些议论，陆继椿同志采用他惯有的办法来处理，一方面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教学观点：教材是进行语言训练的材料，必须为我所用。一方面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当然，说他“泰然处之，不为所动”只是指他的咬住不放的坚持精神，并不是说他不去思考这些责难，不去探求异议中的“合理性”。这里我摘录一段陈亦冰先生在他的《陆继椿与“得得派”》一文中对陆老师的描述，呈献给诸位：

“无庸讳言，我们研究语文学学科性的基础是薄弱的。

在目前，我国中学语文教学还缺乏相当的科学资料，跟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边缘关系与综合关系的研究也还十分肤浅。因而，体系的构想不免粗糙，设计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思考的结果，不只是用来公开回答持不同看法的人，而且成为他从以往夜以继日的伏案工作中抬起头来的启迪。他开始觉得这低矮的斗室太闭塞了，他需要从语文教学的狭缝里走出，到现代宏观教育的领域中去认真探索。

他走进明亮的图书馆，借来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

他来到熙攘的新华书店，买回了《世界教育展望》《教育与课程》《语文教改的新趋势》；他请同校数学组的刘老师讲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从一位同事书架上抽走了刘老师的译著《控制论基础》；他去外地开会，从一位四川的朋友手里，截下了《苏联作文教学》；

他深深感到，必须用现代信息、科学理论重新武装自己的头脑。

“满座高朋，廿四省市雄心同，为莘莘学子，思维敏捷语言工，研讨抒心胸”。

说起自1981年起的每年7月下旬的年会，陆继椿同志为之动容，很是兴奋。因为这次年会是语文教学改革者的大集会。它是研讨的大会，是改革者展示力量的大会，是誓师进军的大会，他的“双分”体系便是在这支生力军的鼓舞支持下一步步向前进发的。它从上海走向河南南阳，走向湖北黄石，走向安徽屯溪，走向陕西咸阳，走向黑龙江大庆，走向贵州都匀，走向湖南衡阳，走向除西藏和台湾外的28个省市！它的足迹所至就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影响像声波的传

递，像一石投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的漪涟，不断地，不断地向外扩展、扩展……

兴奋之余，也不无遗憾。因为每次开会都是每个地区的战友们经过千辛万苦去争取来的，理由很简单，陆继椿同志自己没有一分钱！所以很多本应做好，也能够做好的事，许多美好的愿望和计划，最后往往都因为经费匮乏而成为美丽的泡影！有一件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1984年在安徽屯溪开年会，发生了一件十分狼狈的事。会前根据1983年黄石年会决议，编印“通讯”，以作教学参考资料之用，一杂志社答应只收成本费。可是由于赶印而增加了加班费，使成本提高，原来预算内的费用不够，只得临时向与会者“募捐”。陆老师说，当时也亏得有能言善道、热心游说的卢启之老师，把这件办事给办好了！而为了共同的事业，与会者也都纷纷慷慨解囊！陆老师这才从窘境中解脱出来。

要办成一件事是多么困难啊！尤其是陆继椿同志的“双分”体系的创立，基本上是靠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啊！这中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陆继椿及其志同道合者，却在战胜困难的道路上，艰难而迅速地发展着自己的事业。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陆继椿的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他从一个压抑的贫寒的家庭走出，在全国的不少省市留下了他的声音；他从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的岗位上走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初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全国语文界可数的知名人物之一；他从势单力薄的“双分”教材编写的圈子里走出，终于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双分”体系的浩荡队伍！路，是走得很艰难的，但却越走越宽广！

陆继椿同志并没有停步，他还在继续地走。他的“双分”教材1989年经国家教委审查，指示要求修订后继续试验。目前这个修订按九制义务教育大纲的要求正在进行，可望在1994年与读者再度见面。那时奉献给读者的将是一套崭新教材，它也将产生更深的影 响，为实现语文教学科学化，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只要艰辛开拓，道路总是宽广的，前景总是璀璨的！

情系孩子

——记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毛蓓蕾

在毛蓓蕾老师家里，我和她分别坐在紧靠在一起的两只沙发上，她拿起厚厚的一大本照相册，里面张张照片是她从教五十多年的真实记录，勾起了年近古稀的她对往事的回忆。我凝视着毛老师的满头银丝，凝视着她兼具母亲和老师特点的脸，一种激动之情在心底涌动。

1939年，从那个阴霾的秋天开始，仅仅13岁的毛蓓蕾，因为家境贫寒，就在上海郊区贫民聚居的法华镇“沪敏小学”开始了她坎坷的教学生涯。半个多世纪，毛老师辛勤耕耘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和孩子结下了与岁月同在的情愫。我们的话题就是从孩子开始的。

教育人是艺术中的艺术

——纳集安津

人们把教师称为灵魂工程师，这是对教师职业特殊性的十分恰当的称号。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灵魂最不容易捉摸。它是那样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了解并不容易，教育更属困难。一个好的教师，必须兼有科学家的周密、细致、求实的精神，和艺术家的精巧、独特、新颖的风格，这样才能担负

起育人的重任。毛蓓蕾老师称得上超级工程师兼超级艺术家。

毛老师指点着照片上的孩子，回忆起一件往事……

课已上了10多分钟，那个一向不爱学习，经常使老师操心的孟冲的座位仍然空着。忽然教室门口人影一闪，哦，原来是孟冲！只见他气喘吁吁，双手按在胸前棉袄上，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再仔细一看，他那鼓起的棉袄襟缝处露出一只尖尖的鸽子嘴巴。喔！原来他是为了捉鸽子才迟到的。太不象话了，毛老师生了气。这孩子已经留过级，为了使他较快地赶上大家，毛老师经常给他补课，可是他依然贪玩，不求上进，一点不领会老师的苦心。毛老师恨不得马上批评一顿，把他怀里的鸽子立即放掉。

为了不让老师发现他的“秘密”，孟冲赶紧把鸽子小嘴巴藏了进去，当老师目光稍稍偏离时，他又迅速让鸽子的头伸出衣襟，生怕鸽子闷死。孟冲的举动使毛老师察觉到了孩子的心理——既怕老师批评，又怕失去鸽子。毛老师立刻意识到，现在不是生气批评的时候，首先要帮助孩子摆脱“困境”——进教室安心上课。于是，毛老师灵机一动，布置全班学生朗读课文，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课文上，然后迅速走向孟冲，在他耳边轻声地说：“快！把鸽子放到我的讲台橱里，然后到座位上去上课！”毛老师的决定大大出乎孟冲的意外，他惊呆了，一时反应不过来，于是毛老师又补充道：“放心吧，讲台橱有个小洞，鸽子不会闷死的”。孟冲如释重负，疾步走向讲台，放好鸽子，关上橱门，接着，又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走向毛老师深深的一鞠躬，说：“谢谢您，毛老师！”说罢，立刻走向座位坐了下来。在毛老师的回忆中，孟冲从来没有象这节课上得这样认真。课后，毛老师对

孟冲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他深深地认识了错误，自愿放飞了鸽子。

从此，孟冲和毛老师结下了真挚的友谊，孟冲对毛老师无话不谈，信赖和爱戴溢于言辞，毛老师更加关心和爱护孟冲，一个顽皮的孩子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

毛蓓蕾老师说过一句名言：“教育的艺术莫过于倾注爱心”。她凭着一片炽热而无私的爱心，感化和教育了千千万百个孩子。

有一年儿童节前夕，美术老师向学生们布置了一个课外作业：为学校即将举行的儿童节庆祝会设计会标。学生小A画了这样一幅画：画面中间是剧毒物标志：一个骷髅和两根白骨；四周分别画着——放血、撞墙、五马分尸、绝食、砍头、跳河、枪毙、吃毒药等八个恐怖镜头；画面下端有一行标题为“90年杀人大会——我们杀人不眨眼”。多么阴森恐怖！气得一些老师狠地把这个学生批评了一顿。

毛老师陷入了沉思……她想，一个小孩画这样的画，内心一定压抑着某种强烈而复杂的痛楚。她把小A请到办公室，给他倒了杯水，又搬椅子请他坐下，然后关切地问：“你是个好孩子，你画这幅画说明心里有痛苦，能不能告诉我？”孩子噤着嘴，一声不吭地望着毛老师，似乎在期待什么。见此情景，毛老师意识到教育时机已经到来，又对孩子说：“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帮助你！”果然，语音一落，那孩子两眼噙满了泪水，凄楚地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思？我没有一点点快乐。我真恨不得早点死去！”原来，这个孩子有个哥哥，上重点中学，成绩好，又是长子。吃好穿好自不必说，每月有零钱，生日有礼品。而对他，父母却冷眼相待，得了胃病也不同情；学校里挨老师批评多，